

24小时读者热线:96060 现代快报网www.xdkb.net 官方微博:@现代快报 官方微信:现代快报 E-mail:xdkb@kuaibao.net

Sunday in Depth

责任编辑:陈曦 美编:江佳镁 组版:郝莎莎



在繁忙的科研之余,冯端先生一直保持着最初的浪漫 本版摄影 现代快报/ZAKER南京记者 赵杰

“90后”的老派爱情

94岁冯端院士和90岁夫人携手相伴62年
唯一不变的是二人牵手微笑的温暖,诗歌传情的浪漫

[诗意图人生]
一个理科生的浪漫
给夫人写了60年情诗

“天气太冷,只有我们的卧室是家里最暖的地方,我们在卧室聊天吧。”

走进冯端院士的卧室,冯端正坐在椅子上,一边晒着太阳,一边喃喃自语。“冯先生正在背诗呢。”陈廉方告诉现代快报记者,她和冯先生最近在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,看其中的一期后,就欲罢不能,每期都要准时收看。“我曾在南京三女中教语文,看到武亦姝,一个16岁的中学生能掌握如此多的诗词,很是惊讶,其实我之前是看好另外一位选手,彭敏,谁知最后还是武亦姝夺了冠。”

在冯端与陈廉方的爱情里,诗歌一直存在。冯端与陈廉方交往不久,就赠了两本诗集给她,一本《青铜骑士》,一本《夜歌和白天的歌》,让两人的故事多了一份诗意的浪漫。

1954年秋天,物理系组织游栖霞山,大家在栖霞寺里喝茶。坐了一会儿,冯端约陈廉方出去走走。

结婚后,每逢重要的节日,冯端都要写诗庆贺。一年的夏天,陈廉方带两个女儿到北京小住。冯端在山中随意漫步,走到一个池塘边,陈廉方看到水中枯荷梗上,栖息着一只翠鸟。两人悄悄地走近几步,想要再仔细看看,谁知,翠鸟十分警觉,蓝光一闪,展翅飞走了,只留下一抹绚丽的倩影。“柄露红叶艳”“清溪翠鸟鸣”,冯端把那只蓝色的翠鸟当成了两人爱情的吉祥物,在随后的岁月中,这只翠鸟在书信和诗句中不断被提及。爱情,历久弥新,六十多年后,为了纪念钻石婚,两人合写了一首《钻石恋》,其中就有“秋赏红叶漫栖霞,翠鸟惊艳荷枝头”。

相恋第一年的冬天,南京格外的冷,气温创下了最低纪录,滴水成冰。陈廉方到冯端的单身宿舍去看他。“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,他提出来,去玄武湖玩玩吧。”那天下了大雪,玄武湖也结了厚厚的冰,白茫茫一片。两人便在玄武湖旁的柳枝长廊上聊天、休憩。冬游玄武湖不久,冯端就写出了“休云后湖三尺雪,深情能融百丈冰”(后湖即玄武湖)的诗句,恋人间炽热的感情,喷薄而出。

冯端深厚的文学功底源自他自小受家庭氛围的影响,冯端的父亲冯祖培,是一位文人,诗、词、书法都很好。在上世纪之初,他像多半旧文人一样,不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,但又无力阻挡时代潮流。他唯一能做的,就是不将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孩子。父亲生前从未教过冯

结婚后,每逢重要的节日,冯端都要写诗庆贺。一年的夏天,陈廉方带两个女儿到北京小住。冯端在山中随意漫步,走到一个池塘边,陈廉方看到水中枯荷梗上,栖息着一只翠鸟。两人悄悄地走近几步,想要再仔细看看,谁知,翠鸟十分警觉,蓝光一闪,展翅飞走了,只留下一抹绚丽的倩影。“柄露红叶艳”“清溪翠鸟鸣”,冯端把那只蓝色的翠鸟当成了两人爱情的吉祥物,在随后的岁月中,这只翠鸟在书信和诗句中不断被提及。爱情,历久弥新,六十多年后,为了纪念钻石婚,两人合写了一首《钻石恋》,其中就有“秋赏红叶漫栖霞,翠鸟惊艳荷枝头”。

相恋第一年的冬天,南京格外的冷,气温创下了最低纪录,滴水成冰。陈廉方到冯端的单身宿舍去看他。“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,他提出来,去玄武湖玩玩吧。”那天下了大雪,玄武湖也结了厚厚的冰,白茫茫一片。两人便在玄武湖旁的柳枝长廊上聊天、休憩。冬游玄武湖不久,冯端就写出了“休云后湖三尺雪,深情能融百丈冰”(后湖即玄武湖)的诗句,恋人间炽热的感情,喷薄而出。

每隔一小时,陈廉方就让冯端站起来,在房间里走一走。“他不想走,要我陪他才肯走。”陈廉方说,自己现在的生话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:“冯先生起床而起床,后冯先生睡觉而睡觉。”

已经94岁高龄的冯端院士,身体有很多毛病,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,就要吃降血糖药,然后是保健品。冯先生听力下降,每天都要佩戴助听器,下楼要坐轮椅。“他白天要人陪着他,我就等他睡觉后,

给他清理助听器,清洗假牙,药要每星期配一次,提前配好,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。”天气太冷,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,等天气暖和了,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转,带点报纸和书,在校园里晒晒太阳。

一起走过了62年的岁月,陈廉方回忆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,还是在1953年的秋天。当时为了庆祝苏联的十月革命,南大物理系举办法会活动。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业宁,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,便把她也带到了活动的现场,并介绍与冯端认识。“其实那次见面,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,特意安排的。”当天的活动,有人唱歌,有人跳舞,冯端在打桥牌,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,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。让她看他们打牌。“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,业宁转身走掉了,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。”

其实,两年前,两人就曾有过一面之缘。当时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,南大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要合并,两校的青年教师便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。“那天正巧,我看望王业宁,她就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会。解放后,穿长袍的男士不多,那天,冯端身穿一件深色长袍,戴着一副眼镜,温文尔雅,与众不同,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,仅此而已。”

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,冯端也未能幸免。1970年,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,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,接着被拉到台上批斗。

冯端的哥哥冯康,解放前在苏州读高中,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,暑假里高中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,接受训练,军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。夏令营时,军官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,参加复兴社,后来,复兴社成了军统部的外围组织。“十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,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。”

“相还发展过哪些人,冯康被逼得没办法了,就开始编故事,说发展了他的姐夫、姐姐和弟弟。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,逻辑性特别强,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,让人深信不疑。既然是自己的哥哥口说的,还能有假吗?于是,冯端便成为了“证据确凿的特务”,写检查,受审讯,后来,冯端还被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。

在溧阳农场,住在农民的窑房里,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,往返一个小时。有口难辩的冤屈,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。“他后来告诉我说,‘你已失去了工作,没有了收入,如果我不在了,一家老小如何活命’,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,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”陈廉方说。

不过,苦难还没有结束。1971年,林彪的一号命令,知识分子要参加拉练,一个月的时间,走了一千里路。“那时候冯先生已经年近半百,在拉练队伍里,是年纪最大的。”临走的时候,陈廉方给他买了一双新的解放鞋和一卷胶布,并叮嘱他穿鞋前要在脚上贴上胶布。一个月的拉练,别的人常常被磨起泡,冯端脚上却一点都没有磨起泡。“一起泡,又累又疼,更是痛苦坚持下来。”

在之后的岁月里,冯端也想要给陈廉方补上一枚钻石戒指,但被她拒绝。“他本人在我眼中就像钻石一样闪亮,我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。”

[风雨相伴]
“他就是我的钻石
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”

上个世纪50年代相识以来,冯端和陈廉方夫妇经历了反右,三年困难时期,十年文化大革命等特殊历史时期。两个人的爱情,历经岁月和风雨,一路走了过来,是由彼此的扶持与陪伴。

1957年,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,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,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,严重失眠,以致精神濒临崩溃。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重,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,而不敢告诉他,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。

从教师岗位下来后,陈廉方觉得自己应该为冯端做点事,首先挑起了全家七口生活的重担。

三年困难时期,物质匮乏,买粮食需要粮票,买布需要布票。为了给一家七口做饭,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,去新街口、丁家桥买菜。接着,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作,60年代,冯端著《金属物理》时,便为他眷画图。那个年代,没有电脑,只能凭手写笔绘,冯端论著严谨,往往数易其稿,陈廉方也就一遍一遍地誊抄。至于代写通知、回执等无关紧要的信件,更是不在话下。

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,冯端也未能幸免。1970年,南大在大礼堂开批斗大会,突然台上的人就点名冯端是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,接着被拉到台上批斗。

冯端的哥哥冯康,解放前在苏州读高中,那时候全国的中学有一个传统,暑假里高中生要参加军事夏令营,接受训练,军官则来自国民党的三青团。夏令营时,军官让每一个学生填一个表,参加复兴社,后来,复兴社成了军统部的外围组织。“十几岁的男孩子哪里知道这些呀,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,这一段历史被人翻出来了。”

“相还发展过哪些人,冯康被逼得没办法了,就开始编故事,说发展了他的姐夫、姐姐和弟弟。因为冯康是一位数学家,逻辑性特别强,所以编故事也编得滴水不漏,让人深信不疑。既然是自己的哥哥口说的,还能有假吗?于是,冯端便成为了“证据确凿的特务”,写检查,受审讯,后来,冯端还被下放到溧阳分校劳动。

在溧阳农场,住在农民的窑房里,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,往返一个小时。有口难辩的冤屈,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。“他后来告诉我说,‘你已失去了工作,没有了收入,如果我不在了,一家老小如何活命’,想到了我和三个女儿,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”陈廉方说。

不过,苦难还没有结束。1971年,林彪的一号命令,知识分子要参加拉练,一个月的时间,走了一千里路。“那时候冯先生已经年近半百,在拉练队伍里,是年纪最大的。”临走的时候,陈廉方给他买了一双新的解放鞋和一卷胶布,并叮嘱他穿鞋前要在脚上贴上胶布。一个月的拉练,别的人常常被磨起泡,冯端脚上却一点都没有磨起泡。“一起泡,又累又疼,更是痛苦坚持下来。”

在之后的岁月里,冯端也想要给陈廉方补上一枚钻石戒指,但被她拒绝。“他本人在我眼中就像钻石一样闪亮,我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。”

柒纵深

2017.2.12 星期日

封 5

Sunday in Depth

责任编辑:陈曦 美编:江佳镁 组版:郝莎莎



对话

一句承诺 就是一生的约定

现代快报:少年夫妻多,相看两不厌的少,您觉得婚姻中的两个人,最重要的是什么?

陈廉方:现在的婚姻中,会有第三者。但是,我从来不相信冯先生会看上别人。我们的婚姻,最重要的就是信任。冯先生在路上,低头走路,连人都不看。有一天正好是下班时间,他眼睛不好,近视,走路不抬头,也不看前后左右的。我远远地就看见他了,一直等到走近了,我碰了他一下,他一看是我,就笑了。

现代快报:婚姻生活中,两个人都要为彼此改变,冯先生做了什么事让您觉得感动?

陈廉方:他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,到我们结婚之前,他已经抽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烟了。王业宁告诉他说我不喜欢抽烟的人,他很有决心,说戒就戒。有的人戒烟有个过渡时期,他没有,很快就戒了。还有人问我,冯先生怎么不抽烟了,但是我们都没对别人讲过其中的原因。

现代快报:上个世纪的婚姻,父母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与现在一样吗?

陈廉方:与冯先生相遇后,我就跟我的妈妈讲了,我妈妈说,现在调动很大,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调到其他地方去,王业宁就说不会的,南京大学一定会在南京的,因为我是独生女,以后爸爸妈妈都是要跟着我。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,可能就是父母最大的要求了。

现在结婚要房子、汽车,我们那个时候结婚很简单,即使到现在,我们家对于一般的习俗,也不是那么看重。所以,我们三个女儿都是旅行结婚。

现代快报:您能谈一谈,您心目中的理想的爱情吗?

陈廉方:王业宁是我和冯先生的介绍人,她的丈夫是林醒山。那时候的人很注重承诺。两位都在中央大学,一位在物理系,一位在土木系。上个世纪50年代初,大批的青年教师会被派到苏联读书,林醒山就被派到了苏联。临行前夕,他们彻夜长谈,谈理想,也谈今后的生活。就是在那个时候,他们两位确定了关系。林醒山到了苏联以后,第一年学俄语,第二年学专业课。林醒山在苏联学习了四年,王业宁就等了他四年,恪守之前的承诺。

两个人的相处也堪称一对模范夫妻。王业宁支持林醒山的事业,林醒山支持王业宁的学术。他们家里面烧菜都是林醒山烧的,不要王业宁动手。为什么他会烧菜呢?因为在苏联的时候,他要烧菜给自己吃,练出来了。现在两人都已年过九旬,虽然长年被病魔缠身,但两人相互鼓励。

我还想说说,我的另外两对朋友。在我看来,他们天造地设,全都是才貌双全,令人羡慕的佳偶。但老天太不公平,两位先生均在70多岁罹患不治之症。卧病期间,两位夫人寻医问药,身心交瘁,守候病榻数年之久,但均回天无力。丈夫病逝后,她们化悲痛为力量,整理丈夫遗留的手稿,完成丈夫未竟之业。这才是至死不渝,可歌可泣的爱情。

钻石颂

□冯端 陈廉方



平仓巷内偶遇,白雪冰晶后湖游,秋赏红叶漫栖霞,翠鸟惊艳荷枝头。更喜人间四月天,梁园酒家结良缘,放眼太湖碧波淼,一树樱花照清淡。六十春秋恩爱笃,双双携手苦难渡,而今白发同偕老,朝朝暮暮永相濡。